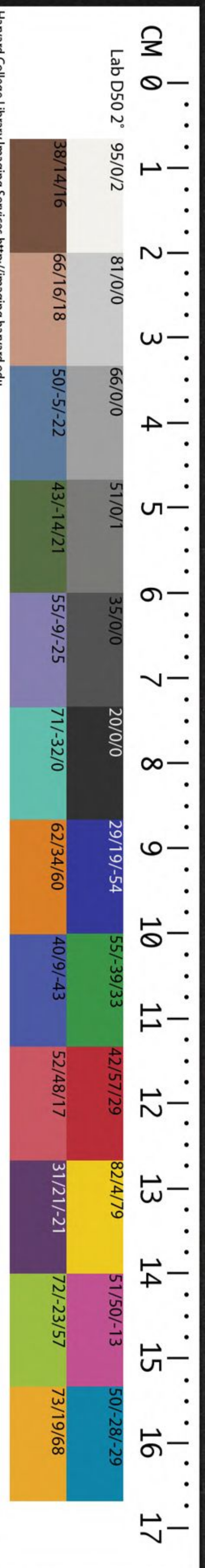


7.856/4242(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1957



四書體正宗約解卷之十九

杞柳章此章首節分上是告

是孟子謂其以論之非

性是人所稟杞柳木之柔否

卷是厄匪之屬為當矯揉

曲使之直揉

順是依那哉戎是斷削不

作若亦對戕賊高作棄子之

言指以人性

為仁義言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生而有性也本無作用塊狀天生之質猶

義猶栝椹也

言義者以為出于性不知人

猶栝椹在杞柳之外必由人矯揉之為

性之猶以杞柳為栝椹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人性之仁義與蓋杞柳木也栝椹器也順杞柳之性必不能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吾知必將戕賊杞柳之性如將戕

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如將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

義與則亦將以人為之私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告子不得申其性惡之說而復為善惡混

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狀則人之性無分于善也亦無猶水之

湍水章此章預告子善惡混

湍水是急水水急旋轉勢未

決是決而東西正見湍水

性無分就所水無分就

人性二句喻性有無分於東西也猶之湍水無分于東也亦無分于西也顧人所

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孟子曰水可東而亦

無有不善豈得曰人有善有不善乎同謂之性則同有是

有不下而豈得曰水有下有不平乎同謂之水則同有是下

在山則非豈水之性指過類激而行之可使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則非豈水之性指過類激而行之可使激而行之可使

**生之章**此孟子告子以氣

是告子以氣為性次即是孟

子此類以審其論性之旨末

節及言以斤其非也

**生**蓋人生則有知竟運動

人之所以知覺運動

處此句是告子原

**白**凡物從指**白羽**等白字俱

其白之謂之白等白字俱是

之謂之白言物之白

豈水本性如是我

**其勢則狀也**蓋由搏激之勢有以逆

人之可使為不

善其性亦猶是也

所使而過類在山如是也是水因搏激而暫違其性而實則未

嘗不下人性雖因人為而害其本狀而實亦未嘗不善可以為

不善而遂謂無

分不善不善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性為孟子所攻而必欲強伸其說乃

極其立論之本旨而言曰性之為性非他也

凡天地之間有此知覺有此運動即謂性也若言性而有出于

生之外者則非性矣此告子蓋以氣為性而凡杞柳湍水之類

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皆本于此而

不知其說之誤不免混人于物矣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

**白之謂白與**孟子將折其非而猶恐其遷詞以求勝也乃先詰

無差別與曰狀告子不求諸心但知其自同即其生同而謂之曰凡

也而不知其有不

可強同者在矣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孟子猶恐其意未

明而說未定復詰

之曰天下所謂白者有羽之白焉有雪之白焉有玉之白焉其

白同而所以白者不同也子謂白之白為狀是不原其質之異

而惟論其色之同將白羽之白猶之白雪之白而

白質之至輕者與白質之不堅者更無差別與

**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消者與白質之堅潤者更無差別與

之曰誠有狀也同謂之白不必論其物之異矣彼蓋申其

白之謂白之說而不知生之謂性之非因自此而可闕矣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于是孟子遂折之曰

白者均謂之白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矣狀則犬有知覺運動

牛亦有知覺運動人亦知覺運動將謂犬之性果無異于牛之

性牛之性無異于人之性與如謂其性之同是等人意于犬牛

也如謂其性之異安得以此生而謂性也蓋生者氣也乃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也性者理也乃仁義禮智之粹狀者人

與物異也告子雖強辨豈得謂人物之性真無別哉固宜其理

屈辭窮而不能對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告子有見于生之謂性雖屢屈于孟子之辨

而猶不求諸心也乃復申其說曰性非他也

此總是孟子折告子

義外之非中二節是

因其明義外之說而即其意

以析之末二節是因其執義

外之說而就其明以通

之總見義之非外也

**食**是甘**色**是悅**性**自氣仁自

愛之義自事物

心說義之宜說

何謂重語在義外邊仁內彼謂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也仁內也非外也即食色之甘悅

長指人之有我長是極其年我長非言敬我長非內也仁既在內則用力于仁可也義既在外亦何必求

也我字說彼白以色之我我內心言彼白白言我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白我稱彼外指義

二平字都是  
結問他說話

秦人秦國之人

我為悅言由我而

故謂之內所以謂仁

長楚人之長上長字指

以長為悅言因長

故謂之外所以謂

皆在所悅義在外

長馬之長指敬在

長謂之外也長與白皆在

從其白於外也而非我之

猶彼白而我白之猶彼有

白馬之白也白之下白字以

白人之白也白之上白字亦

白馬之白也白之上白字亦

白馬之白也白之上白字亦

白馬之白也白之上白字亦

白馬之白也白之上白字亦

白馬之白也白之上白字亦

曰子曰白喻長非其倫也蓋不特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不特

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馬之白而吾白之與人之白而吾白之

皆不過以彼為白耳此其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

無異固人之所易識也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吾長與不識長馬之長而我長之乎

以長明  
義也

嗜與者  
火燒之  
無異謂

亦有狀  
是于物有

然承上以長  
同狀說

季子章  
此在二節截上二節

義內作主  
得孟子之意而申明義內之

人不得強之使愛愛故謂之內是可見仁愛之心皆  
由吾心之喜悅而生故謂之內也長楚八之

長若夫義則異是矣彼楚亦長吾之長  
悅者也

謂之外也非謂長之非義特長之者在彼而不在我耳  
○曰者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狀者也  
明于甘食之

性而以嗜炙之說通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遇長則施

敬不問波長我長于人固有狀者嗜秦人之炙無以異于嗜吾  
炙遇炙則思者亦不問彼炙吾炙夫物則亦有狀者矣秦炙吾

炙猶楚長吾長狀也者秦炙者吾炙猶長楚長吾長狀也則  
者秦炙之無異于吾炙猶長狀也

狀則者炙亦有外與為悅而謂長  
在外與吾知炙在外也

而所以者之者則在內長在外也而所以長之者則在內義不  
皆炙之在內則知敬長之在內而何以外義為哉

孟季子  
是孟仲  
子之弟何以謂

謂之內也  
吾嘗聞義外之說矣以今觀之亦若在

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以義主于敬故即敬之一端以明之曰吾

鄉人伯兄  
是長以鄉

敬兄  
以兄至酌是鄉人

誰先  
酌之先酌鄉人

在此  
指伯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  
孟季子信告子義外之說問孟子義

謂之內也  
外者狀孟子獨以為義內不知何謂也

故謂之內也  
知其人之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所敬之

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  
○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

敬兄  
公都子曰敬兄蓋敬以親疎為

誰先  
若飲酒而酌也則于誰而為先乎曰

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先酌鄉人蓋酌以年齒為先後而鄉

在此所長在彼  
孟子遂就其言而辨之曰敬果在內則敬有常

果在外非由內也  
如此則敬長之心皆不得自主惟因人

說為果狀  
信告子之

在鄉  
人

不能答其辨是屈告孟子欲得叔其辨也明矣安得謂行

兄弟有尊卑之分彼將是逆探李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遂屈于季子之

尸為之象神以享祭子曰是則得其詞而拆之易矣子即其伯兄之說而為叔父之說即其

子教公都惡在何在在位在位在弟乎敬彼將曰敬叔父不敬尊其敬叔父矣曰弟為尸則誰

指鄉人在賓客之位庸是常敬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曰敬弟彼將執其禮之常曰卑曰弟為尸則誰

斯須時之間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子因辨之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彼將曰

在位故也彼必將曰吾所謂敬弟者因弟在尸位故也蓋當其

所以敬弟者敬祖考也非以卑而踰尊也子亦曰在位故也亦

使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其有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亦

即曰吾所謂先酌鄉人者因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當其為

賓客則伯兄與我皆主人也主人以敬賓客為重則敬鄉人者

敬賓客也非以踈而踰戚也使鄉人不庸敬在兄由是觀之在

在賓客之位則伯兄之敬其有易乎庸敬在兄家庭之內無

敬叔父二句當相連看凡敬時而不敬所謂所敬在此者庸時之

敬在兄也亦猶敬叔父之為常也斯須之敬在鄉人鄉人在

有月而當敬所謂所長在彼者斯須之敬在鄉人亦猶敬弟之

為暫也為常為暫雖異其施而所以因時以酌其常暫之宜者

皆此心也此可以○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季子聞之曰信

見義之在內矣○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如此言當敬叔

也明矣安得謂行

吾敬為在內乎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

不敬尊其敬叔父矣

曰弟為尸則誰

敬象祖考則將誰敬乎

彼將曰敬弟

彼將執其禮之常曰

卑曰弟為尸則誰

敬弟乎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不能答其辨

告孟子

叔

也明矣

安得謂行

吾敬為在內乎

孟子曰

敬叔父乎

敬弟乎

彼將曰

敬叔父

不敬尊其敬叔父矣

曰弟為尸則誰

敬象祖考則將誰敬乎

彼將曰

敬弟

彼將執其禮之常曰

卑曰弟為尸則誰

敬弟乎

遂屈于季子之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敬弟則叔父不得

彼將曰

敬弟

無兩無字指初生時言無善者何不一也告子曰性不可以善惡分以為善無不善也以為

則性中本無不善也頑空之體純粹者何有焉或曰性可以為善人由于所習

廣取維者何有焉此說也○或曰性可以為善或曰性之在

也非習之使為善可以習之使為不善也非性之本不善也

武與則民好善使性本善何以必導之而後善也所謂可以為善

也幽厲與則民好暴使性不善何以必導之而後為不善也所

謂可以為不善也○或曰有性善或又曰性之在人者有定體者也

也此又一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一定于善不可移而之惡

有性不善不可移而之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是故堯是

君君則尊矣且其易于振作有變化之力也而乃有象之凶傲

是象之性一定雖聖君之命不能行于民而使之改也豈非存

性不以警瞽為父而有舜以警瞽之頑為之父父則親矣宜其

之濟哲是舜之性一定即笑之以紂為兄之子以紂之凶虐而

令不能及之子而使之改也

象是一定舜是一定為兄之

子是一至且以為君是至啓是

微子比干言公子系一

定不微子比干善的

善微子比干善的

今曰指孟子彼指上皆非與

含未必盡非意乃若從性隱于其情指性

處善指性若夫緊帶上性不善即殘忍

慢昏才是才能即性之良能昧才也見孺子入井而能

無不善只是混狀一物意

則性中本無不善也頑空之

廣取維者何有焉此說也

也非習之使為善可以習之

武與則民好善使性本善何

也幽厲與則民好暴使性不

謂可以為不善也○或曰有

也此又一說也○或曰有性

有性不善不可移而之善是

君君則尊矣且其易于振作

是象之性一定雖聖君之命

性不以警瞽為父而有舜以

之濟哲是舜之性一定即笑

令不能及之子而使之改也

象是一定舜是一定為兄之

子是一至且以為君是至啓

微子比干言公子系一

定不微子比干善的

善微子比干善的

今曰指孟子彼指上皆非與

含未必盡非意乃若從性隱

處善指性若夫緊帶上性不

慢昏才是才能即性之良能



看人皆有正見情之善也蓋已可以為不善者下善哉亦豈有性善有性○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以情

之不惡人之恭敬發於恭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而人之不善無與于才者何以言之蓋人

示是知其非知其仁是心之為惻隱而不可以為殘忍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自可憎之

隱未發者義是心之德乃禮是心則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未發者智是心之德乃樂是自交感而恭敬形焉則恭敬之心心之善者是非之心

火鑠金之名只固有所思也人皆有之但可以為恭敬而不可以為昏昧也所

是以心言兼求是存意舍是放得謂乃其情則可惻隱之心仁也

有求意是得仁是失仁之三之無是惻隱之心也恭敬之心禮也即使無是禮必無恭敬之心也

義禮智失義指仁義惻隱之心也恭敬之心禮也即使無是禮必無恭敬之心也

說倍是一徒是五無算是無義何善如之恭敬之心禮也即使無是禮必無恭敬之心也

敬是非之心以盡其本然能為之才可以為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始見非因情而後有由外

蒸也易以形言如所具之類有則以理言如思也相倍徒而無算者遠或一倍或五倍以至于百千不可計

截朕不移親義其全理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皆由不思不來而善端之法則為私意所

若執而守之好懿德如視遠心以盡其本朕之不能者也若本朕之木初無限暈極天下之

不可奪者德惟聰莫不慕之為子能此罪者詩曰天生蒸民朕吾驗性于情而謂才之本善者豈無

孝為父能慈莫不悅之此如此詩曰天生蒸民朕吾驗性于情而謂才之本善者豈無

詩指天生知道知性情故乃之詩曰天生蒸民朕吾驗性于情而謂才之本善者豈無

子發明秉夷是論民故根性德無不好是懿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物之與則凡已

詩言秉夷有恒性故根性德無不好是懿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物之與則凡已

好是懿德 見情之善處

富歲章 此章總發明性善之同首節懸言降才之同

見人類之同而結以聖人與我同類能于至末又即人身之同以見人心之同而結以聖人先得德見天之降才非殊而殊由于溺降降

富歲 是豐年 子弟 當日用是百姓看賴有

所賴而暴是自暴而才即才為善暴為不善才能發于性通爾是如殊是賴與陷于情也溺此暴言麥也

德心已分于寂感而詩乃合而言之是必有深義于其間矣孔子讀此詩因會其旨也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為此詩者其知性故有物必有則蓋天之生人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情之道一故有物必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則未有物而則不一以之秉夷也此固受之于天分之一定而不踰繼善于與者也

性故好且懿德 故理義之悅由中以達外達之天下而皆悅也寧復有不好是懿德者乎為此詩者信乎也故好且懿德亦達之天下而皆悅也通乎古今而皆悅則亦謂性善可徵矣知好德為人所同朕則吾所謂情善可徵矣其有不心是良其兼愛之良心也而豈才之罪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善者非性之初也我現富歲衣食瞻足少年之子弟多有所賴藉而從善也輕雖未必人皆為善而可資以為善者多矣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布憂是厚田之器未屬也既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也耒播種復用耨合上以覆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今夫麩麥 吾嘗即物之性而可知人之性矣今夫大麥曰播種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蓋由凶歲衣食不足而無所賴藉有以陷溺其禮義之心使然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其才之可以為善者亦未始不同也

故 承上聖人與屨是草 實是既同則其性之善者無不同也至于聖愚而且

相似 是一般意屨不足同 知是而為屨 夫聖人與我同類則人心之好善無不同矣試即

是而足相似 故屨相似也 我知其不為簞也 足之遠而為盛物之實器也

之相似 古龍于此言觀之屨有 天下之足同也 則以天下之足

同者 同以此 易牙 乃齊桓公 口之于味有同者也 人之形體不但足之

臣能辨淄澠 先得 味之宜 亦然蓋口之于味其旨所在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 雖齊

口 宿易牙 不同類 是人與從 牙最為知味狀不過于眾口同者之中而先得我 如使口之于

依月必也皆期于易牙 口相 味也其性與人殊 如使易牙口之于味也所者 若大馬之與我

也其所調者為善味 似 不同類也 我不同類也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于味也 易

至眾而其所首者皆從易牙所調之味而羣以為美也 至于味

天下期于易牙 至于味天下必以易牙所調 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 是天下之口其者味之性舉 惟耳亦狀 豈特口之相似為

亦 至于聲天下期于師曠 美而其律呂宮商之相協莫不翕狀

樂聽若有約 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是天下之耳其聽德之聽舉

之使齊者 惟目亦狀 豈惟耳之相似為然 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 至于古之美色者莫如子都 不特一二人見之以為 不知子

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人同此目即同此悅色之性若不知子都

目之相似又 故曰口之于味也 同者焉 惟天下之口同而

有狀者矣 故曰口之于味也 同者焉 味期于易牙也故

口之于味也 非特我口之所者下 耳之于聲也 有同聽焉

亦狀 亦有市曠 是善番 耳相 亦就所

似 亦就所 亦就所

亦狀 亦言其 子都 古之美男

公孫閱也 姣 無自 反言

也 其美 也 其美

啟 非古語乃 同者 繳上易

同聽 繳上師 同美 繳上子

也 同狀 我以為可天下 皆以為可意

十九卷 下五

何也發明聖以現在義以裁

妙聖人是安理先得見其非

芻是食草物之肉豢是食穀

之類悅我口謂人之口

于色也有同美焉惟自目者莫不知子都之姣故曰目之于色

至于心獨無所同狀乎至于心為一身之主宰眾體

之所謂同狀者何也心之所同狀謂理也

謂理也謂夫在物之理也心無

此理義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狀耳

夫言窮理精義之極者必

此理義吾人之心亦此理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于理義之所

當朕者由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于理義之所以朕者察之無

不精惟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狀耳而原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

悅我口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夫芻豢不與我期而我口不能不

信由爾溺而然也而豈降才爾殊哉

孟子論人心不可失養曰天下之人

知此心之為美也試以山木言之此于山之木

也前此生十山而未戕于人也固嘗美矣

以其郊於大國也

于大國之郊斧斤伐之舉國資以樵

可以為美乎則所生之木

所伐之衆而山木遂失其

是其日夜之所息狀其根株之未盡

牛山是齊之美水之

斧斤是斲為美夫前日

日夜亦是日息本訓息

又訓司是滋

生謂萌是芽之

者對牧之牧于其地

濯是光潔無草木意

木是山之性指生物言

惟承上節存對放人對聖

聖首句來存字看

豈

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材焉

牛山

牛羊

是以若彼濯濯也

是以若彼濯濯也

是以若彼濯濯也

是以若彼濯濯也

是以若彼濯濯也

無言必仁義之心就是所以營美也不言牛山之有萌蘖也遂以為昔日此豈山之性也哉

放物斧斤欲且且免于斧斤之伐牛山之牧是以至于無材耳○雖存乎人者豈

為美言良心日夜息無仁義之心哉也雖存乎人者觀乎其後仁義未可知也本乎

心生日且清明之氣幾希其初豈無仁義之心有所不為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物牽于情欲放矣

是一念好惡的良且晝日間其天賦之良使仁心戡于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

心與人相同意且晝日間其天賦之良使仁心戡于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

是不仁告是怙其心如版體而伐之今日代之明日又以為美乎伐心之斧斤攻取之頻

充運是二其心如遊于喪失者其日夜之所息狀良心中雖放其存乎人者未嘗終絕也

動是二其心如遊于喪失者其日夜之所息狀良心中雖放其存乎人者未嘗終絕也

外反復轉夜氣退心淨真以奪其所不為而仁義之心于是有

情指好惡也氣清是心之良能所生平日之氣自日而交動者俱向于靜自夜而平日靜其好

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也猶或惡夫不仁惡夫不義而惡與人

相近也但其去之也人其來之也微其失之也則其且晝之所

多則其得之也少僅千百之一二為幾希焉且則其且晝之所

為有牯之矣使從此幾希而涵養擴充則由微而著良心猶

不至而所為不仁不義又已隨而牯之矣牯之反覆一日之

而明日牯之日日之夜所息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則生之者甚

既至牯之者愈甚而生之者愈微雖夜來物欲退聽之時氣亦

昏濁而不能清心亦擾亂而不能靜而夜氣不足以存此仁義

之良夜氣不足以存夫理氣原不相雜氣載乎理理亦其違

禽獸不遠矣則不仁不義而好惡必拂人之性向人見其禽獸

也夫人而至于禽獸若不能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而以為降

之才能焉是豈人之情也哉則存是仁義之才而其才之不能

為善者是豈人之情也哉益論良心之初則得于天而不能不

故承上二得養之重牧伐物是而誣天降之才亦○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山木自生人心長失養亦重牧伐之後猶能禁而備之

反看人心長失養亦重牧伐之後猶能禁而備之

存是守存是不舍也而亡失去僅幾希之近物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出是入存無時是無解作遠矣物有不消者乎即奈何不務所以養之也

知其鄉是惟心節說無定處惟心節說

無或章此二節總一意上是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學奕以喻之蓋其見君子不若見小人之多是一暴上寒

之物也其信君子不若信小也若在于內矣而其出也又忽在于

人之篤是學奕而馳于鴻鵠外一內一外惟所捨舍耳初無定鄉也

也謂與蓋心之為物至虛至靈而不周于形氣此所以存亡之無

定而出入之無常如此也非心則皆物而不化矣安能如是之

也哉

或與惑同王指齊不智言不能如是之神哉由孔子之言現之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其日夜

于義易速物以植一曰極言此心也其得失之易如此學者可不時

暴是溫和陽氣十日言其多寒加保守之功使其有得而無失也哉

是凍陰氣閉生即上易竟焉若可怪矣狀以予現王之不

同故物不生生字是應字是少應寒之日○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至有雜如字萌是木心是進意如字萌是木心

生理無窮頌養之何如再誠使山本既伐之後猶能禁而備之

使萌孽不牧于山則山本得其養矣人心既放之後猶能保

存之使凡畜不惟于且盡則人心得其養矣山本不得養則材木

不可勝用而非僅萌孽之生人心得養則仁義不可勝用而非

存舍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而存之未必必亡者茲有物焉不捨則已若應念而捨之則即應念

奕是圍小數是末專心是心

不他致志極其心之所向奕是齊國之善奕者

秋奕者秋名也奕是奕高

使假便惟聽言無雖聽即

鴻大者援引繳是以繩繫引是言技之

不是言如意指本曰是

問答講其心致志

善端不勝舉邪之交攻而旋已戕賊于既退之後矣吾如王  
之有胡何哉雖欲養之以善而使之成其習也不可得已  
○  
今天奕之為數小數也吾又譬之學奕矣今夫奕之為數無不  
專心致志則不得也狀非心之所主專一不分志之所向致奕  
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奕秋通齊國之使奕秋誨二人奕設使奕  
其一人專心致志其一人專一其惟奕秋之為聽惟  
秋所誨者是聽蓋不徒聽以耳而實一人雖與  
聽以心自奕而外無旁引而雜念也一人雖聽之其人共聽而  
不能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有形之鴻鵠未至于目而無形之  
而將思援弓繳而射之其心安成之即安焉之思援引弓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雖與彼一人同學于奕而為是其智弗若與  
謂是其稟受之知得之此之精則弗若彼一人矣曰非狀也吾指其故向非知有差別而  
于天者弗若彼之巧與曰非狀也狀也惟心志有專與雜故技

取義章此儼人存羞惡之良

人良心而指其駭下是推人

失良心而致其嘆也孟子本

意無非欲人常自省察以存

其羞惡之良也為當時受無

禮義之

萬鍾發

熊掌熊猛獸多螫不食飢則

二者指魚與生是人義是人

欲兼而得之也狀或時遭其害求則于舍生而取義者也取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掌者也取舍將安從乎則舍乎魚而取乎熊掌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生人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孟子示人存羞惡之心

重不同矣顧所以權之而取舍其間在我耳如魚美

味也熊掌亦美味也我之欲魚與欲熊掌也豈異乎

得兼非不欲兼而得之也狀或勢有所限得魚則

掌者也取舍將安從乎則舍乎魚而取乎熊掌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義亦我所欲也我之欲生與欲義也二者不可得兼非

有甚于生指義故承有荷得

荷且荷其于死指不患指必

辟也

如使設使莫甚于生以利害

何不用是惟一意莫甚于死私情論

亦以利害私情論何不為是一意

是指好義是指惡不義

是故二句緣賢者是析義之

是心即欲惡有甚皆即指

可偷生而一念慕義之心必不為荷且以死亦我所惡死亦我

得生也非不愛生也特愛其重于生者耳死亦我所惡情所惡

所惡有甚于死者但本心以為不義而得不死則視狀而目之

死之可惡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故雖展轉可脫禍而一念惡不義之

特畏其重于死者耳是則舍生取義之由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夫既有重

猶非人之所欲也如使人無好義之良則凡可以得生者何

不用也則凡可以得生者爭奔走焉而何所使人之所惡莫甚

于死者既有重于死是死猶非人之所甚惡也如使人無惡則

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則凡可以辟患者爭致力焉而何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其有是好義之良心而所欲有甚于

也則就死而去不義蓋有義而不勝于無義而生無論患不

可雖雖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狀則人之所○是故所欲有甚

于生者是心也人之所必有也亦人之所同有所惡有甚于死

者所惡在不義而有甚于死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孰不曰賢

矣狀豈特賢人皆有之吾知義性也人人而有是性也賢者

能勿喪耳惟賢者之人不為利誘不為害動而勿喪其良心耳

喪之心而賢者勿喪之心終是眾人皆有之心也○一簞食一豆羹狀何以見人皆有

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當窮困之時得之呼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夫莫小于簞豆而實係此身之生死莫大于死

或可苟者宜乎不辨禮義之可否而屑且受之矣狀使置簞豆

說喪是喪勿喪不重賢只重

之而賢者勿喪

簞豆言物至微生死言所係嗚與

置簞豆于旁大聲嗚與擲簞

地以足向前蹴踏而與之使食



萬鍾是仕之禮以交際

言得失無加于為

不辨禮義而受之

萬鍾于我何加焉

所識

妻妾之奉

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與

不受

道之人非賢者也而其必欲非賢者之心乎

不肖也又使置鐘豆于地蹴爾踐踏而與之則不必賢者而後

其所係非鐘豆之急也其無禮無義則不異

萬鍾于我何加焉夫萬鍾雖多特身外之物其

而必藉是以快其意也

所識窮之者得我與

而必藉是以快其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

為宮室之美為之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

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

心

甚惡向之存于危迫者至是以宴安而盡失之是反行乞之不

若矣不亦深可哀哉此可見良心難存而

孟子曰仁人心也

皆外五人而言之凡以不知甚切于人耳夫心為人身之主宰

禮以交際

言得失無加于為

不辨禮義而受之

萬鍾于我何加焉

所識

妻妾之奉

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與

不受

道之人非賢者也而其必欲非賢者之心乎

不肖也又使置鐘豆于地蹴爾踐踏而與之則不必賢者而後

其所係非鐘豆之急也其無禮無義則不異

萬鍾于我何加焉夫萬鍾雖多特身外之物其

而必藉是以快其意也

所識窮之者得我與

而必藉是以快其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

為宮室之美為之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

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

心

甚惡向之存于危迫者至是以宴安而盡失之是反行乞之不

若矣不亦深可哀哉此可見良心難存而

孟子曰仁人心也

皆外五人而言之凡以不知甚切于人耳夫心為人身之主宰

人心章

此章言仁義不可自

棄首節言仁義切于

人二節嘆人失其心末節則

示人求放心也通章重在求

放心

之凡人亦以為可羞有寧死而不受者是行就爾而與之乞人

道之人非賢者也而其必欲非賢者之心乎

不肖也又使置鐘豆于地蹴爾踐踏而與之則不必賢者而後

其所係非鐘豆之急也其無禮無義則不異

萬鍾于我何加焉夫萬鍾雖多特身外之物其

而必藉是以快其意也

所識窮之者得我與

而必藉是以快其意也

為宮室之美為之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

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

心

甚惡向之存于危迫者至是以宴安而盡失之是反行乞之不

若矣不亦深可哀哉此可見良心難存而

孟子曰仁人心也

皆外五人而言之凡以不知甚切于人耳夫心為人身之主宰

弗由即不知求居仁哀哉

漢人自絕于仁義

雞犬見人心當求方外

不知求其心也

道無他言無別樣求放

心兼靜存動察意心即仁也求放心即求仁也

動于隱微之間而惺惺不昧生生不息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義

至于塊狀無用者皆仁也皆人之心也仁之切于人何如也義

行不泥旁行不流為天下萬世所共由而使不陷于邪曲者皆義也皆人之路也蓋其權衡是非可為發見于行事之際而正

而弗由當求之而不可放也奈何世之人舍其當行之路而不

之由而由于放其心而不知求放其固有心而不之

也我自心之而一身無主宰矣不亦可哀也哉○人有雞犬放

則知求之果孰重為也吾心之放其視雞犬之放果孰為失也

顧人有雞犬放則知求有放心而不知求求之急其至輕而忘

之不以輕而任其放也有放心而不知求求之急其至輕而忘

其至重弗思故也○學問之道無他言而決之矣今夫學問之事固非

一端乃其道之至求其放心而已矣惟在靜而存動而察而求

切要者非有他也

蓋心本虛靈之體而天下之理皆具焉者也求其放心而心存

則還其虛靈之體義理日為之昭著而可以上達學問之要誠

無出于此矣何也心焉既放則仁心而義亦凶心焉

既存則仁存而義亦存學者于此其知所求也哉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身其輕重有等知其類者每于其所當

重者急之而昧者固不知也今屈而不信乃其卷曲非疾痛害

有無名之指非甚切于用者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即伸之可也不伸之亦可也如有能信之者轉曲為伸

無名章首節分上身言人之

大軀也上節只是設言以

起下節通章重心上看

無名指于之信與伸者指人

不如人之知惡伸上見

若人指屈于不知惡以不求

不知類云不識解

卷之九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拱把章** 此章明吾身于義理重緩急之等類也使其以愛指者愛心也靜存動察則不必遠分士言明于養物而暗于養哉

身下是推其出于心之失取也末可  
**拱把** 兩手圍把一手握桐梓二  
**商欲生之** 人苟愛其材之皆知所以養之者皆知培植之灌既

所以養者察意愛身照上欲欲字所主而歸于善焉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豈愛吾之身反不  
**弗思** 甚也良由知覺蔽于物欲輕重昧于反觀非惟不思而且弗思

身不同同于外物之養也而凡所以養之者將無所不至矣又豈肯安于暴棄而為養桐梓之不若耶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 孟子示人養身者當知所重曰身也既兼為吾所愛惜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善者豈有他哉** 賦養不可遺而亦不可無別所以于無所不養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於已取之而已矣** 亦反而觀之于身而已蓋身吾身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有貴賤** 所謂于已取之者何則以人身之眾賦有不一也或分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無以小害大** 則大可以該小而無以該大者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養其小者為小人** 者則重其所當輕而所養不善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分士言明于養物而暗于養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孟子示人貴知所養曰凡人于物愛之

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孟子示人養身者當知所重曰身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豈愛吾之身反不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而養正所以成其愛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善者豈有他哉 賦養不可遺而亦不可無別所以于無所不養

於已取之而已矣 亦反而觀之于身而已蓋身吾身也

有貴賤 所謂于已取之者何則以人身之眾賦有不一也或分

無以小害大 則大可以該小而無以該大者

養其小者為小人 者則重其所當輕而所養不善

分士言明于養物而暗于養哉

身下是推其出于心之失取也末可

所以養者察意愛身照上欲欲字所主而歸于善焉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豈愛吾之身反不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而養正所以成其愛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善者豈有他哉 賦養不可遺而亦不可無別所以于無所不養

於已取之而已矣 亦反而觀之于身而已蓋身吾身也

有貴賤 所謂于已取之者何則以人身之眾賦有不一也或分

無以小害大 則大可以該小而無以該大者

養其小者為小人 者則重其所當輕而所養不善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孟子示人貴知所養曰凡人于物愛之

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孟子示人養身者當知所重曰身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豈愛吾之身反不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而養正所以成其愛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善者豈有他哉 賦養不可遺而亦不可無別所以于無所不養

於已取之而已矣 亦反而觀之于身而已蓋身吾身也

有貴賤 所謂于已取之者何則以人身之眾賦有不一也或分

無以小害大 則大可以該小而無以該大者

養其小者為小人 者則重其所當輕而所養不善

養其大者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分士言明于養物而暗于養哉

身下是推其出于心之失取也末可

所以養者察意愛身照上欲欲字所主而歸于善焉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豈愛吾之身反不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而養正所以成其愛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善者豈有他哉 賦養不可遺而亦不可無別所以于無所不養

於已取之而已矣 亦反而觀之于身而已蓋身吾身也

有貴賤 所謂于已取之者何則以人身之眾賦有不一也或分

無以小害大 則大可以該小而無以該大者

養其小者為小人 者則重其所當輕而所養不善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孟子示人貴知所養曰凡人于物愛之

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孟子示人養身者當知所重曰身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豈愛吾之身反不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而養正所以成其愛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善者豈有他哉 賦養不可遺而亦不可無別所以于無所不養

於已取之而已矣 亦反而觀之于身而已蓋身吾身也

有貴賤 所謂于已取之者何則以人身之眾賦有不一也或分

無以小害大 則大可以該小而無以該大者

養其小者為小人 者則重其所當輕而所養不善

養其大者 則無尺寸之肌膚不在愛也

高明

場師治場圃舍是梧櫨木名  
棧棘非美林賤惡上誅

一指喻體失是遺肩背喻大狼

疾取以喻失人大所養則為復疾人也

無指無失豈適不但

為大人善矣所養大而所就亦大自入于高明正大之域而為

舍其梧櫨乃舍其梧養其棘棘而養其棧則為賤場師

而失其肩背謂不知也持而調護之肩背其大者也乃弃失而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養口腹則人皆賤之此于賤場師

為其養小以失大也人之所養者為小以致所失者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必朕者也假使飲食之

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如

公都章此章首節分上是因

大人以人大體暗指小

何也謂何以所官作司不思

物指声色言引之謂

得不得但就

則口腹之養亦驅命存亡所關非細故也豈但為尺寸之膚而

已者又何必賤惡之哉但人既事于飲食則養小必至于大矣

當養而豈可以小害大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公都子問曰均是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之何也或為人之小而為世所賤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孟子曰人之或從其小體為小人

或從其大體為大人公都子問曰均是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之何也或為人之小而為世所賤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孟子曰人之或從其小體為小人

或從其大體為大人公都子問曰均是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之何也或為人之小而為世所賤孟子曰

之理此兼耳目是目有象聽以成能循朝廷有象聽以分治所謂官也如耳目之官

立是植立以奪是引去以此得以外物物交物而巳矣則引

為指先立大人地位聖賢之而已矣則其引耳而聽其所不當聽引目而視其所不當視

矣見為大人矣外無他也

思則得之不能蔽是其得也非自得也得之于思心不思則

不得也苟心失其職而不思焉則于理有不得而物來蔽之是

大也此心之所以為大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雖其體有大

小之不同而皆天之所與我者其小也天與我以能思之官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而大體則為小也綱維矣苟知此心之為

已須養焉耳未交也而先立其思聰之體則凡有所聽皆思其

所當聽而耳之欲聽其主宰聲不足以奪之日未交也而先立

天爵章此章為當時慕入爵其思明之體則凡有所視皆思其所當視而目之欲

言雖存天人之異下二節言爵有得失之殊要得傷今思

古之意

爵是尊天爵之爵人爵是使爵之意

仁是德義是德忠是實此謂之天爵者有人爵者有勢分使朕之爵人得仁義忠信

信是實此仁善即是仁不仁者何自心之德愛之理而為仁自心之制事之宜而為義與夫

倦樂之指仁義公是九命謂樂善不倦亦自心而樂之優游厭飫而不見其倦焉此天

無間此二句公之貴

卿是六命大夫是二命此指

公卿

古人三代盛修是操存從自退不出于已爵古之人修其天爵之而未必其皆修之也是

持之人修省察意從自

而今之人 指戰國時人 要而求之 純一道德之心 而利祿之習 未有也 知天爵之可貴 惟修夫仁

意 是舍而 惑不明處 人城以完 吾性分之所當 狀而也 而人爵從之 本不為人爵而修

爵 終亦必凶 是以理 求公卿大夫之人 爵不待求之 而自從焉 是其始之修也 未常

古人之人爵 所以與天 爵終存而不凶者 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 今之人則異是矣

其初亦若知天爵之可修 也似以要人爵 狀修之何以不遇市 或履仁而蹈義 守忠而負信者

人爵之資耳 而既得人爵 而棄其天爵 遂以天爵為無用 而棄 非以為當狀也

置之蓋無所為而為者 誠也 故堅所守而不移 則惑之甚者也 有所為而為者 偽也 故得所求而遂棄之耳

夫修天爵以要人爵 則棄之時 已伏棄之心 固已惑矣 得人終亦 爵而棄天爵 則棄之時 遂不計得之難 保則惑之甚者也

必凶而已矣 吾恐民望必夫公論 不容終亦并其所得之人 爵 非其正得之而遂棄 則守之于後者 又無其具 此其必凶也哉

人爵之不足貴 未節承有貴 狀有修天爵 而人爵不從 亦有棄天爵 而人爵不凶者 可奈何

于已二句而言 良貴之可貴 曰修天爵 自有得人爵之理 棄天爵 自有凶人爵之理 正見人當求諸已 而不必求其不得者 上之遺賢 其不凶者 下之僥倖 豈常理哉

諸人也 要在此字 人人有貴于已 便見非人 居已于貴 而不欲居已于賤 也則夫愛慕乎 人人有貴于已者

思 有求 人之所貴 指人以爵 但天下有至尊至貴之德 具于吾身 無弗思耳 人自蔽于物 欲

良 本狀 趙孟 呼趙孟 貴與 故忘其在已 而徇其在外耳 試一 人之所貴者 非良貴也 趙孟之所貴 趙孟

爵 位具爵位 德 性之言 是飽 仁義 能賤之 晉為盟主 六卿之中 趙氏為最 故世稱趙孟能貴人 狀

所以 義來 不願 慕膏 是人之所貴 雖欲之 未必能得也 雖得之 未必能守也 一子一

把之美 令 善聞 聲 廣 是 譽 名 不得而手之使賤哉 詩云 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 狀則能思大

肉 是 錦 繪 練 文 縞 子 衣 裳 又豈慕乎人之所貴者乎 詩之荅行葦者 有云 酒醴之醴 大斗

之醴 既醉 我以酒矣 而按几緝御之思 引翼弁福之意 又飽我

之醴 既醉 我以酒矣 而按几緝御之思 引翼弁福之意 又飽我

之醴 既醉 我以酒矣 而按几緝御之思 引翼弁福之意 又飽我

之醴 既醉 我以酒矣 而按几緝御之思 引翼弁福之意 又飽我

仁之章

此章首二句分上是

是究為仁不力者

仁指天不仁指人勝也為仁

者有不力自一杯水之仁

車薪之火喻既熾不熄是火

謂水不勝火喻人為仁勝

指在木

之仁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是詩也吾思其義蓋言德莫美于仁義君

下之至味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彼人膏梁之味曾何足

在我矣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積寸累由是令聞昭宜廣善四達

者可得而令聞廣譽施於身是詩也吾再思其義蓋言仁義既

思之也

實大聲宏而天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彼人之文繡曾何足介

可得而思之也蓋膏梁之味文繡之華皆人之所貴也人之所

貴則亦人之能賤而膏梁文繡可常持乎仁義之飽聞譽之施

皆已之所貴也己之所貴人不得而賤而至味至文又不常在

乎信乎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而人人有貴于己者獨未之思耳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言曰仁理也不仁欲也今不

仁之人吾無論矣即志于為仁者而竟無以自勝何哉吾觀仁

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蓋道心為主則人心退聽天理內存則

人欲自消此與水之今之為仁者狀所謂仁之勝不仁者謂其

勝火皆必厭之理也今之為仁者以天理之盛而制人欲之衰

也猶水之勝火也謂其以水之盛而制火之衰也乃今之為仁

者則人心藏矣而欲以一念之道心過之人欲烈矣而欲以一

事之天理克之如此而不仁之不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勝固宜也而乃謂仁不勝不仁焉

也猶以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其火之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而乃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其火之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而乃

之不勝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吾恐此言一倡而不仁者獲

火可乎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吾恐此言一倡而不仁者獲

竟無益當益堅其不仁之習而不可反矣是我亦終必凶而

五穀章此章以五穀之不熟之

黃神所以甚言仁之不可不

熟而非有取于地道

五穀稻黍稷美就養人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彈之章

兩平看是即曲藝以明教學之法本節但

對與匠言正意起繳繳處用四必字重看

羿古之善射者志猶皮弓滿也滿也

也之法學者指學射亦對羿之教射看

大匠是工師誨人是教規矩

是為方學者指學匠亦指大匠教

况夫仁為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其為美德不啻五穀之為美種也苟為之不熟則若存若亡不為己有反不如他道之有成矣而可以不熟乎故夫為仁者亦在乎克復日新功純無間使心即仁仁即心全其至精至粹之德以熟之也雖熟之之候不可以預期而熟之功不可以稍闕如此而已矣豈可恃其美而不求其熟又豈可以熟之難而讓他道之有哉哉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必以成法日射中乎的匠至于

巧狀後為長狀其授受必以法也如滿毅而後可命中射之法也必使其人疑神不分期于引弓滿毅學者亦必至于毅

學射不能舍此而他授而專心于引滿而用志不分蓋如破之能必由此以精之是法之不能廢于射者有如此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知規矩為方員者匠之法也無規矩則不能制器尚象定之規矩以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不能舍此而地教而學匠盡無方之用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不能舍此而地教而學匠而縱橫盡法焉蓋得心之妙必由此以神明之是法之不能廢于匠者又如此曲藝且狀况聖人之道乎狀則知行造道之

之法也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師者不能外而為弟者之不能外又可知矣



**任人章** 此章見理欲之辨常道在不能對分，上是屋廬子折于人立論之偏而示以常變大分也。

**任人之屋廬子** 孟子弟子晉賢人之屋廬子，是食中禮如餽請之禮，是色中禮如六禮備而

成婚姻之類，**必以禮** 重在不必見親，指六禮非但**必親迎** 重不親迎之節，**必親** 必拘親迎之禮意。

禮意

禮意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 齊楚之間有任國者，其人有見于孟子之持禮法而思陰坏之，因問于屋廬子曰：

**禮與食孰重** 先王未嘗禁人以其食而以禮制之也。禮不可無，食亦不可無，二者果孰為重乎？**曰：禮重。**

屋廬子曰：食固所以養生而食必籍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從是禮重于食也。禮不可無，色亦不可無，二者果孰為重乎？**曰：禮重。**

王未嘗禁人以好色而以禮絕之也。禮不可無，色亦不可無，二者果孰為重乎？**曰：禮重。**

而色必籍禮以別其嫌，無**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任人于是舉其禮則縱是禮又重于色也。

難之曰：子謂禮重于食矣，設或饑餓之甚而與之食，不以禮食者，饋請之禮有未盡也，如拘于禮而食則饑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則得食而生，**必以禮乎**。當斯時也，必以禮而後食乎？

可傷未見禮也，**親迎則不得妻**，而欲娶妻者，親迎之禮有未備焉，之重于食也。

如必拘親迎之時，則**不親迎則得妻**，可得而家道以完，**必親**不得妻而人倫以廢。

禮則妻**必親**

不能對人辨告孟子

是迎之問何有

揣其底之平本是大分末

方寸言至卑

高論山之高銳謂之峯樓

禮之

金

東合處以

金為之

也

迎乎當斯時也必拘于親迎乎吾恐色可以無

對屋廬子不能對蓋惟知輕重之大分而

狀終不能以禮為輕也故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曰於答是也何難之有蓋禮之重于食色者分也以禮之

重而較諸食色之重其孰為重可知也以禮之輕而較諸食色

之輕其孰為輕可知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其根底較之也若不從下而揣摹

方寸之木而升之于峯樓之上可使寸木反

高而峯樓反卑矣是非所以論高卑之常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

其性食之重者也任人不取其並重者以相

比而但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較之

禮必不可有當見食至重而禮至

輕矣奚但食之差重于禮已也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禮而止于親迎禮之輕者也色而至于不得妻以廢人倫

與禮之輕者

而比較之

奚翅色重

食之重指飢歎

禮之輕指禮

比是比

較

倫

應之

乎有寧廢

倫意

得食而生

不終則不得食

則將終之

**曹交章**

此見聖人可為而不  
假外求意上五節是  
因時人疑聖難為而勉以當  
為之功末二節是因求道不  
驚而示以不  
屑之教也

**曹交**

曹君為主修大是信堯  
之弟為為說月舜之可  
為也非狀  
其有是言

**今交**

句自言形  
休合湯交  
食粟  
句見無  
才能意

**可**

指為  
堯舜

**是**

指形為以修為言着  
體堯舜上說  
匹雛

**是**

嫩鴨句三十  
也金斤  
鳥獲  
力能舉鼎  
蔡武王好  
力上鳥獲至大官後與秦  
武王較力舉鼎折肱而火  
不  
勝是才質不  
能為堯舜  
非為以暴  
棄言

乎汝以食為重則將犯禮而終之乎吾恐飢死則滅性而不可  
為也終見則豺狼而不可為也蓋取食之重者與禮之重者  
此之則寧可饑而然而兄臂心  
不可終禮之重于食也何如哉  
踰東家墻而樓其處子則得妻  
任人曰色重于子亦不必曰禮重也策就其不親迎者生應之曰  
親迎則不得妻是色固重矣狀當鯨曠之時必踰越東家之墻  
而登樓其處子  
不樓則不得妻是色重而禮亦重也  
則將樓  
之乎汝以色為重則將犯禮而樓之乎吾知不得妻則廢倫而  
與禮之重者而此之則寧可不得妻而處子必不可樓禮之重  
于色也何如哉至時則本末皆齊而寸木未嘗高于岑樓輕重  
皆均而羽未嘗重于金矣孰輕孰重其大  
分有較狀者而又何難于任人之答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時性學不明人皆高視堯舜  
謂不可幾及而孟子言必稱  
堯舜曹交疑而問曰堯舜人之至也乃人之言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夫不曰不可為不徒曰人可為而曰皆可為吾不知果有  
可為之

**孟子曰狀**

孟子曰狀蓋言堯舜與人同耳  
人皆可以為堯舜誠有此理也  
○交聞文王

**十尺**

曹交不察所為之實而以形體論之曰交聞  
周之能為堯舜者文王也而文王則十尺  
堯舜者湯也  
而湯則九尺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介于湯  
而湯則九尺  
文之間宜若可以為堯舜矣

**食粟而已**

狀不過食粟而已徒具聖人之形而無得于  
聖人之道據交所言則不皆可以為堯舜矣  
如何則

**可**

請聞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乎是曹交徒恃其狀  
貌類于湯文而不知聖人在修為而不在形體也  
○曰奚有

**於是**

孟子曰堯舜可為奚有于  
是之形體而較量長短哉  
亦為之而已矣  
志毅狀于所當  
為者勇以為  
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  
有人于此其始之不  
輕舉而力不能勝則為無力人矣  
則為有力人矣  
則為有力人矣  
不必形體  
力而自任曰吾于百  
鈞之重舉而能勝  
則為有力人矣  
類有有力人矣  
矣有方無力惟  
係所舉之狀則舉鳥獲之任  
能于鳥獲之所任者而舉之也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

不必有鳥獲之形體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

徐行也。緩行也。長者也。疾是急也。使人能為堯舜之為非即堯舜而何。夫弗為耳。特其于暴棄

次不為。正見非道。即指孝弟誠為之何。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且堯舜之道固非難為也。人

功業而已矣。遠求意者。弟。以其知長幼之序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疾行先長者。斯

用常行之道看。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夫徐行者。特在一進退

速知力之不及而所不為也。特驕盈驕率不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舉弟而孝可知矣。夫古今言至聖必稱堯舜。堯舜之道亦

則從事于行止疾徐之間。即能為堯舜之為矣。而又何難之有。○子服堯之服。夫堯舜不難為

矣。子若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誦堯之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也。所服惟堯之服而服循乎理。誦堯之言也。所言惟堯之言

而言循行堯之行。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所是堯而已矣。是

則衣冠言動莫非孝弟之形。見是亦堯而已矣。何也。吾不必有

堯之形體而惟為堯之為。則謂其為今之堯可也。既為乎堯則

亦可以為子服堯之服。而為詭異不衷之制。誦堯之言。所誦者

乎舜矣。○子服堯之服。而為詭異不衷之制。誦堯之言。所誦者

而為邪僻行桀之行。所行者桀之行。而為桀而已矣。○是桀而已矣。冠言動皆

非孝弟之形。見是亦桀而已矣。何也。吾不必有其桀之形。而惟

為桀之為。則謂其為今之桀可也。既為乎桀。又何堯舜之可望

哉。是可見學堯則堯。非必有湯文之形。而後可為堯也。學桀

則桀。雖有湯文之形。而何以不人。下桀也。奚有于是。亦為之

此言前二節因丑流特人之病或蔽于私或後于私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于誠歸于

為仁正見其非小人之詩而求此道于事親敬長之間行止疾徐隨所動而不苟衣冠言

後二節因丑以已意例詩而動隨所在而必力則性分之內萬理咸備隨處發見無非可師

明其怨之為孝益見非小人之詩也重仁孝二字上教者教此孝弟之道也弟之所以為師者學此孝弟之道也

高子齊陶王廢太子宜子誠反而求之自有能自得師者何必假節受業哉是可見曹

詩以叙其哀小人自非仁曰子不居之教與

痛迫切之情是通高哀痛迫切無溢子之言怨乘敦厚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詩矣曰小弁小人之詩

困不通為字看人指途越也仁人君子之用心殆孟子曰何以言之見為小人也高子何

夫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孟子曰治句是緩緩疏上存射之亦射其哀痛迫切之已甚蓋傷

已與上已字同流泣而道是而不貴固今高子之說是泥其詞而不會其意固執不通哉高

勸急切真成亦自情見親以非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何者小弁之怨乃其所當怨者

其感悟以上看親親情矣則已談笑而道之且談且笑而引導之初無迫切之意也無

他疏之也此非他故蓋以越人與我疏也疎則情義不相惟利

其兄關弓而射之其兄關弓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則已悲吾兄

罪必其垂涕目垂泣而無他戚之也此無他故蓋以兄之與我

勸導之不勝違迫之情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今小弁之所處乃父

與共即導之以涕泣非激也從其戚而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今小弁之所處乃父

關弓而射之也倘無乎慈慈則足以談笑而當涕泣之時矣其

**可磯** 石激水怒石喻母水喻子  
**不孝** 上不孝以忍忘親言  
下不孝以顯親過言

**慕** 兼怨慕  
在內

所當怨凱風何以不怨若凱風  
不怨為是則小弁之怨為非矣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孟子  
曰子知小弁之怨異于凱風之不怨亦知小弁之親過異于凱  
風之親過乎彼凱風之母動于情欲之私是其失在一身而不  
在宗社乃親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小弁之失在于宗社而  
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不  
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小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小而不怨是  
愈疏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小而不怨是愈  
疏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小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小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親也親之過小而不怨是愈疏也

**宋愷章** 此在不利也句載上  
是遇宋愷之楚而因

**宋愷** 宋人戰國遇不斯而  
遊說之士會曰遇石

**丘** 是地先生想愷亦當時  
之名望故稱之構

**不悅** 是所說  
不合意二王  
指秦楚  
所遇是說不遇于楚  
二王  
看

**詳** 是遊說  
之全辭指是遊說  
何如問

**不利** 自勞民傷  
志是名  
指

矣而猶不能無怨慕則小弁之怨固亦孝子之用情與嬰之以  
小弁而例之凱風其過異而其情亦異也不可以凱風之不怨  
而律小弁之怨也小弁而例之舜其情一而其怨則一也可  
以謂舜之至孝而不可謂小弁之不孝也既仁且孝而可目之  
為小人之詩耶信乎  
高子為詩之固也

**宋愷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 宋愷遊說之士所尚者功利孟子  
將之楚而孟子遇于石丘此其一過之問難

其所尚曼乎不相入而其言固可以相發矣  
故孟子問之曰先生此行將何如之  
乎蓋知其往說乎人國所以發其端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  
秦楚吾聞秦楚二國交兵相攻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見楚王

有所說而罷之俾其無西楚王不悅  
設楚王積忿蓄忿  
我將見  
向以攻秦楚王說之幸矣楚王不悅  
急于逞志而不悅  
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 我將西見秦王有所說而  
罷之俾其無南向以攻楚  
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我之此行當無不遇于楚者即不遇于楚必遇于秦  
二王中我將有所合焉使吾之說得行而志得遂矣  
曰軻也

以利為言

以利說

謂罷兵利也悅利如  
好師眾也與下十懷在心字  
利師字以兼將帥懷猶懷  
抱之好奉奉下意利是念念  
此而不失之意懷利在利上  
行事更不終去盡去相接謂  
知有君交終去盡去相接我  
懷利以事君君必以利懷  
我是君與臣相接以利也亡  
是趨利之利

請無問其詳

孟子曰說之詳者在于臨機而指在于豫願聞其  
指願聞其要領肯說之將何如說之將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宋牼曰兩國構兵由見利而未見不利耳我將言其兵曰先生  
連禍結財困民窮而不利也知其不利則兵自寢矣  
之志則大矣孟子曰今從人之志在于為楚而攻秦衡人之志  
在于為秦而攻楚先生獨以罷兵息民為說志在  
謂人而加人一等矣先生之號則不可號召兩國為先聲之所  
指馬吾恐利未得而害已隨定有所不呼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楚之王也如不論是非而惟曰息兵休民利莫甚焉秦楚之王  
利者為之不利者不當為也此所為必利為號者而易動者也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夫利者人情之所同欲而易動者也由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是三軍之士亦知  
而不為不利罷兵而相悅于身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知利之為美于是  
家性命之利也

仁義

天理公懷仁義如言懷个  
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  
仁義去事君相接我懷仁  
君必以仁義信我君與臣  
臣相接以仁義下做此何必  
何申言以利為號之不可

以相接

為人臣者有所異于君而懷利以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事之即有為而忠非忠之真也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之即有為而孝非孝之真也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有所觀于兄而懷利以事之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  
即有為而悌非悌之真也  
以相接夫人之心入乎利則出乎仁義今為臣子弟者既以利  
子兄弟終于背去仁義無復狀而不亾者未之有也如此則相  
良心而惟懷利心以相接也狀而不亾者未之有也如此則相  
相構之時舉國之人皆秦楚也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意  
民弑奪之禍與狀而國不致滅亡者無是理也則皆不利之說  
起之也信乎利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嘗以何者說之亦  
有仁義而也若先生之說秦楚之王也不既利害而惟曰殃民  
非仁過備非義仁義則為之非仁義者不當為也此則以仁義  
為號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固存而易感者也  
是秦楚之王必欣狀于不殺不取之為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

也 是三軍之士亦能蒙休養之恩樂于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

其君 仁義之心以事其君見忠愛為臣道之所當狀而非存所

為而為 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仁義

所當狀而非存 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 為人弟者懷仁義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

也 夫臣父兄之待子弟者亦以仁義而不以利是君臣父子兄弟

皆去乎利欲無復私圖 狀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將見上下相維

而惟乎仁義以相接也 何必曰利 夫言利則小人言仁義則

既固國勢自張狀而不為天 秦楚之王者亦曰仁義 而已矣何必曰利哉

孟子居鄒 季任為任處守 有季仕者因其兄有朝會

居鄒章 此章見孟子報施之

上是孟子處交際之要下是

屋廬子得其意而發之通章

問答俱重諸子一邊

言外自照由季子來

居鄒是父母 季任之弟 處守

對出字看蓋君出而為君 幣

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交來 報是往拜 不報 就初

未謝之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幣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乃慕孟子之賢使人自任之鄒以

處於平陸 時羈旅而處 儲子為相 有儲子者正為齊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幣帛為交納之禮孟子受其幣而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及他日孟子有

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又有事于齊山平陸之齊乃

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廬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 乃設

為其為相與 報或不報豈為

曰非也 子

子

時處居 平陸 為相 非

見季子 以盡報 不見

儲子 絕意連 屋廬子之是往因

之齊 見與平 與 疑詞故設此

之所

非指為享 是奉上書所指享

則謂享 天子而孟子引之

解之 役是 不成享 正為其禮

言



四書正統卷第...  
物皆  
虛文

**悅**是喜其所  
**問之**成享不  
**得**無人統因與不  
**得之**有君  
而平陸又  
在竟內說

**淳于章**此章三問三答  
疑孟子之去為不仁  
故答言君子不論去就而同  
歸仁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

名實故答賢者必有益但不可  
用耳終無名定必不謂賢故  
答言賢者  
不可識  
先以此為  
**名譽實事為人**  
兼君後緩  
**鳥**欲獨善  
上指  
下指仁迹上說

賢以已  
**不肖**指汚  
**不惡**亦事  
不辭亦就  
**道**指去就  
**趨**是心  
向仁指無私心而  
**君子**指孟  
何必同不必共  
迹同

曰我之不見儲子  
非以其為相也  
書曰享多儀  
儀王帛輝煌之謂物凡享乎人  
者貴多禮  
儀不及物曰不享  
儀不及乎物也是口不享  
惟不役  
志于享  
以其未嘗用志于享  
故也簡用志于享  
故必  
為其  
不成享也  
先有是禮意而終將之以幣帛有本有交而享成焉  
若不用于享而但以物為享此特彌文耳本之則無故不享者  
為其不成享也我之不見儲子亦以不成享耳後以其為相之  
故哉此孟子雖為儲子言而季子  
○屋廬子悅  
屋廬子遂遂孟  
始之喜其得問者至是而信夫君  
或問之  
或人仍未達而問之  
子之所處者真有義理而不苟也  
或問之  
或人仍未達而問之  
而有成享不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屋廬子以其所悅者答  
成享之異  
屬于其身若自任之鄒越國見  
儲子得之平陸  
儲子僅為齊相  
賢則誰與守國安得而之鄒也  
儲子得之平陸  
專政固自有人  
况自齊之平陸密邇易達則造膝為宜可得而之平陸也是欲  
見者季子之意而不得之鄒來見者季子之勢也勢有所阻則

雖以幣交而其意已脩矣此所以謂之不成享也可見者儲子之  
勢也而不脩之平陸就見者儲子之意也意有不誠則雖以幣  
交而禮意不及其物矣此所以謂之不成享也二子之享夫子  
者有誠在不誠則夫子之處二子者自當有見有不見矣此聖  
賢之處已處人所以  
為禮義之中正與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  
淳于髡以孟子任齊無功而去故  
曰君子之道由處二者而已故以  
名譽功實為先而皇賦務之  
者是志在兼善而為人也  
後名實者自為也  
以名譽功實為  
者是志在獨善  
夫子在三卿之中  
自為為人各成其是各適乎  
其身而自為也  
宜所謂仁也今夫于任齊而  
在三卿之中豈以  
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  
乃上無以致上下  
名實為後者哉  
**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  
無以澤民名實未  
加而遂去之又不得  
**仁者固如此乎**  
為已為人無一可者也仁  
成先名實者之功  
者固如是乎若仁者而自  
為則仁必全于己仁者而為人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  
孟子曰子安可以去就之迹而論仁哉亦惟其心可也蓋  
古人之迹不可以一律而心則可以並觀彼寧君士庶之

賢以已  
**不肖**指汚  
**不惡**亦事  
不辭亦就  
**道**指去就  
**趨**是心  
向仁指無私心而  
**君子**指孟  
何必同不必共  
迹同

位不以我之賢伯夷也超然有不降不辱之五就湯彼感三聘而事人之不肖

湯而就湯者凡五焉五就桀者四湯之進乎桀遂以所事于湯伊尹也殷賦有堯舜君民之志者伊尹之行也不惡汙君彼不以汙君為不辭小

官者不以小官為不柳下惠也由由狀與物無忤三子者不同道三子者一不屑于就而以清為其道一主于必就而以任為

道其道一不屑于去而以和為其道亦自有為人自為之不同矣其趨一也乃其心之所趨向則出一者何也曰仁也

吾斷之曰仁也蓋仁者無私心而合乎天理之謂也則三子之事而觀三子之心夷之不事不屑者自盡其耻食周粟之心非絕俗也尹之五就湯桀者自盡其救世安民之心非急功也惠之不惡不辭者自盡其直道事人之心非徇人也要之皆合天

理之正而一蒙之私心不與焉蓋其道君子亦仁而已矣由三

不同而所謂趨之一者如此君子亦仁而已矣由三

之則凡君子之去就出處亦惟其心之趨于仁而已時當為人

而為伊之任惠之和固仁也時當自為即為夷之清亦仁也

公儀子名休魯博士也子柳以高第為魯相

泄柳為人侵奪為齊取故字也削陽鄭取西鄙秦又取

地滋甚益甚若是指削之

晉獻公假指三置晉君霸一救荆禍并

國二十遂如虞削如魯

伯西戎說之削之

晉獻公假指三置晉君霸一救荆禍并

國二十遂如虞削如魯

伯西戎說之削之

何必同何拘于去就之皆同耶子以名實之先而謂我之非

曰魯繆公之時見孟子自謂去齊無害于仁乃又變其說而

而就于人國亦未必果有公儀子為政而秉執國鈞子柳子思

益也昔者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而秉執國鈞子柳子思

為臣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之功矣乃隣國交侵疆宇日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者之在人國以尊主庇民定亂扶傾罔有成效而無益于衰微

之數也其去其就亦焉足為重輕哉蓋以此議孟子即不去

齊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孟子曰賢者之去強正國

昔百里奚初仕于虞虞公貪晉之賂不秦穆公用之而伯

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諫從不用賢則亡夫同一奚也豈不賢于

遂伯西戎而主盟中夏不用賢則亡夫同一奚也豈不賢于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君而不用賢則危亡可致足而待削何可得與欲如魯之僅

王豹善謳者淇衛水名河西地衛賢在也安得謂賢者無益于人國哉○曰昔者王豹處于淇而

名馬向齊之善高唐齊西華河西善謳而無功不足為賢也試以古人所居則化言之昔衛

周杞梁齊莊公之臣善哭梁杞人有王豹者處于淇水之上以善歌稱而河西之人凡近淇水

妻迎其夫之喪于路而哭之衣挽喪畢其妻赴淄川而死

內以猷外以勳事以已之功為言外業言事所為言功

以為之是故承上無賢指齊成績言是故承上無賢指齊

心識指有功業可見上

俗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者死于戎事其妻哭之哀城隍隅崩  
華周杞梁之妻矣夫歌工且朕况賢士乎女子且朕况丈夫乎  
有才猷績素蘊于內者必形諸外而著見于事為經綸之間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觀之也優為其事而外之所著畧無尺寸之功實自表見者則是表裏不相符髮實未嘗觀此人也是故無賢者也負能之賢者也故無功可見

言冠指相事言不用指惑于女而髮不識之耳有則髮必識之如有賢者則其猷為自足以經世功烈

用從隨也受女樂時隨燔肉是郊祭不至是不願稅亦作

冠祭服為肉燔肉不至無禮致燔之冠為肉不至無禮之禮

欲指孔子微罪指孔子之微相之心微罪說不指君

罪不欲又是孔子苟去無而苟羣孟子所為指去衆

去庸衆人暗指髮不識就用心

人暗指髮不識就用心

而君相之失可恨于無形是其所欲託之以行者也

必去者在孔子亦不能無微罪焉人其以微罪歸孔子不欲為

使人罪吾以細故去國之失也蓋燔肉無關大節可以無去而

子則謂吾以女樂去而使人議吾君相之失不若吾以燔肉去

**五伯** 此章首節分上論衰

下各著其獲之實也律五伯

之罪者尊王賤伯之意也律

諸侯之罪者傷今思古之意

也律大夫之罪者忠君儆臣

之意也通章

在道不行上

**五伯** 指齊桓晉文秦

**三王** 指禹

**諸侯** 指戰國

**大夫** 指戰

**國大**

**武**

**六**

**大**

**夫**

**諸**

**侯**

**苟去** 且不以潘肉去則在已全無可去之故而其去亦苟去矣

准有細故而去在魯君亦有令孔子之去之因又使已得

有辭于去而不為無故而苟去也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此孔

子自為之亦孔子自知之耳彼不知者與共知者亦孰得而識

其心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由此觀之可見君子所為固

則狀而其功未必狀者亦必有超越之見深遠之慮在其間固

非庸眾人所能識也夫君子所為既非眾人所能識則其自為

為人也有益無益也有功無功也皆非尋常思慮之所及

也而子謂有賢必識之者無乃亦為肉為禮者之見與

**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諸侯大夫之罪以警當時曰天

下有道則王道行天下無道則王降而伯伯降而為今之世矣

吾以法律之自五伯而下其皆不免于罪乎蓋論五伯者孰不

稱曰尊攘之功偉矣自我言之在當時之天下不 **今之諸侯五**

為無功在三王之世不為無罪是三王之罪人也 **伯之罪人也**

論今之諸侯者孰不曰富強之功甚矣自我言之 **伯之罪人也**

論今之諸侯者孰不曰富強之功甚矣自我言之 **伯之罪人也**

論今之諸侯者孰不曰富強之功甚矣自我言之 **伯之罪人也**

論今之諸侯者孰不曰富強之功甚矣自我言之 **伯之罪人也**

**適諸侯** 往諸侯

**朝天子** 以時

**天子** 以時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不給** 食歉于

之雖有功于今之諸侯而實得罪于 **天子適諸侯曰巡守**

今之諸侯是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守**

為三王之罪人者何昔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以

時適乎諸侯之國蓋諸侯各有分土天子巡行其地以觀風而

問俗其名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 諸侯以時而朝于天子之國

日巡狩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 諸侯以時而朝于天子之國

其事以聽式序而侯 **春省耕而補不足** 時乎春也天子諸侯省

數最其名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 時乎春也天子諸侯省

之而有 **秋省斂而助不給** 時乎秋也天子諸侯省

所增益 **秋省斂而助不給** 時乎秋也天子諸侯省

軫恤三王之世所以 **入其疆** 且其巡狩也而有賞罰之典

家給人足者此也 **入其疆** 且其巡狩也而有賞罰之典

見其土地開墾無 **田野治** 田野易治無荒 **養老尊賢** 敬尚高年

則賢者存新禮也 **俊傑在位** 于凡俊傑而有才之 **則有慶慶以**

地則其國治矣無負于天子分民之寄矣其 **入其疆** 若入諸

地可無慶賞之典乎則賞之以地以示勸也 **入其疆** 若入諸

地荒蕪見其土地則荒 **遺老失賢** 賢人屏斥而不尊 **培克在位**

地荒蕪見其土地則荒 **遺老失賢** 賢人屏斥而不尊 **培克在位**

伐是率連不用天子之命  
之木必樓諸侯假公義以濟  
其禮也

而其位者皆格克聚  
歛之徒而非後傑焉  
則有讓民之寄矣其可無威讓之命乎  
則從而責罰之以示懲也  
巡狩之時而王章于是乎益肅矣  
之法行焉夫諸侯朝天子有常期使其如期而至則玄衮車馬  
之錫不待言矣其或不朝也則貶其爵位之尊者以漸而卑  
之所以警  
再不朝則削其地  
其始也  
此而又再不朝焉則削其地國之大  
者以次而損之所以懲其慢也  
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其安處猶故也使其改圖焉雖復其地而歸之可也於此而又  
三不朝焉則命六使之眾而變置之雖非威其國而其君已在  
誅戮之條所以重怙終之刑也是常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迷職之時而矣度乎是乎益明矣  
命者也是故天子亦體大權于上但出令討罪使方伯連帥掌  
其事而未嘗與伐諸侯伐而不討  
諸侯承王命以下往伐有罪  
國之師以傷大體  
諸侯伐而不討  
之師以侵大柄此自三  
王以來未之有改也  
五伯者禮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者樓率

盛以強也  
歃血是殺牲塗血于  
口以請盟也既  
不事歃血故但束牲而不用  
殺誓書加于往而不啓讀  
也

諸侯以伐諸侯其樓之也  
戰爭非秦命也則五伯遣三王征討之典而其遠三王賞罰之  
典可知  
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是犯一王之法而不容于三  
王有道之世者也故曰五伯  
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伯桓公為盛  
今之諸侯為五伯之罪人者何伯  
雖有五狀而晉文誦也宋襄弱也

及之無以  
何是明嫡  
尊賢其  
隆體載盟書于上而不事取血塗口以讀盟書焉夫歃必用血既  
不歃血則不殺牲而但束牲矣歃血所以讀盟書既不歃血則  
位以尊  
賢人育才養存人才有德  
不歃血則不殺牲而但束牲矣歃血所以讀盟書既不歃血則  
賢才皆有德者尊  
敬慈  
之育之以彰顯也  
禮慈  
無易樹子  
世子國之本不可輕  
無

也序宰周公于諸侯之上  
壓以天  
來牲載書而不歃血  
桓公但  
也序宰周公于諸侯之上  
壓以天  
來牲載書而不歃血  
桓公但

賓指游  
旅是行  
士是已  
取士  
以妾為妻  
嫡庶之分不可亂也無以妾為妻焉此  
再命曰尊賢  
是未  
出防  
如利在有水則舉  
仕者  
之不出而激之使  
而俾在位人有才者德之用也必有之而俾在職以彰有

其初申天子之命曰不孝之  
無易樹子  
世子國之本不可輕  
無  
其初申天子之命曰不孝之  
無易樹子  
世子國之本不可輕  
無

是未  
出防  
如利在有水則舉  
仕者  
之不出而激之使  
而俾在位人有才者德之用也必有之而俾在職以彰有

而俾在位人有才者德之用也必有之而俾在職以彰有

是未  
出防  
如利在有水則舉  
仕者  
之不出而激之使  
而俾在位人有才者德之用也必有之而俾在職以彰有

而俾在位人有才者德之用也必有之而俾在職以彰有

之不人而激之使去不恤隣  
祭得凶荒無事封國為諸  
大丁是五命既終歸好  
大丁復申之詞歸好  
禁于已見犯伯  
善意乃者五命

德凡所以彰顯有德之士俾不至于遺逸而三命曰敬老慈幼  
已此天子用人之舉禁之不可犯者二也  
其三中天子之命曰老者敬之所以恤孤弱也無忘賓旅賓客行旅皆有  
尊高年也幼者慈之所以恤孤弱也  
忽焉所以柔遠人也此天子近悅  
遠來之事禁之不可犯者三也  
四命曰士無世官其四申天  
動舊之臣世其祿無  
世其官恐非才也  
官事無攝無兼再恐廢事也取士必得  
舉用草莽之士必選于眾而無專殺大夫  
可專擅而必告于王  
使政統于一人也此天子擇人  
慎刑之事禁之不可犯者四也  
五命曰無曲防  
命曰隣國之水  
旱猶吾國之水旱也其無曲防焉不壅  
泉不濇水使利于已而不利于隣也  
無遏糴隣國之凶荒猶  
其無遏糴焉以有餘濟不足  
無有封而不告  
地皆王土臣皆王  
使利于已者亦利于人也  
國邑者不收專封而必告于天子也此天  
子睦隣尊王之事禁之不可犯者五也  
曰凡我同盟之人  
命  
既終又叮嚀之口凡我叔伯  
甥舅之國同蒞于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自今日既盟  
之後務遵五

長君是君過已萌而不匡救  
其惡如股樂怠傲之類  
罪小以謂逢君是君惡未萌  
媚言逢君而先意以引  
導罪大以开邪言

命之詞以無違天子之法言歸于和好焉否  
則不遵約束即于盟有寒而和好不終矣  
五禁桓公首伯之感如此而五伯從可知矣桓公首伯之禁如  
不審既犯此初命再命柔遠能邇之罔聞則賞予奪  
之乖張恤隣尊王之不講又犯此三命四命五命  
故曰今之  
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使當五伯之時必不能逃五伯之責  
○長  
君之惡其罪小  
賴于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者何蓋諸侯所  
其臣有長其惡者焉又有逢其惡者焉夫君之過而不陷于惡也乃  
而又順之者是長君之惡也柔媚之臣也止于容祿特身已矣  
其罪較之于逢君之惡其罪大  
若君之過未萌迎其機而導之  
逢君猶小也  
逢君之惡其罪大  
者是逢君之惡也奸邪之臣也  
不陷其君于危凶不  
今之大夫皆逢君  
止矣其罪則大也  
今之大夫皆逢君  
以力為不義以至敗亡相屬者其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不專在諸侯而皆大夫導之也  
罪人也  
今之諸侯罔皆以是為良臣矣使其覺悟則必以是大  
大夫者蓋其國家者也而罪再追哉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管欲章此章以殃民非仁過  
制非義立說不教民  
節言其徒使民而不足制勝  
一戰節又言即勝敵而于理  
亦不可吾明三節摠是申言  
不可意上事言故下云當道  
徒取諸彼節又申言殃民  
意主心言故下云志仁

罪人也  
今之諸侯罔皆以是為良臣矣使其覺悟則必以是大  
大夫者蓋其國家者也而罪再追哉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久是將狀 慎子將軍 是欲 諸侯之罪人也夫五伯得罪于三王已非矣而况今之諸侯又

軍之 教民 是教以禮義 用之 又得罪于五伯乎今之諸侯得罪于五伯已非矣而况今之大夫

是使 贊民 是禍 不容 誅也 堯 其罪也今之君臣乃亦謂無罪我者而不知止此觀世道者所

之戰 贊民 是禍 不容 誅也 堯 其罪也今之君臣乃亦謂無罪我者而不知止此觀世道者所

是使 贊民 是禍 不容 誅也 堯 其罪也今之君臣乃亦謂無罪我者而不知止此觀世道者所

名 此則 面來 不識 為不可 既無親上死長之心又安有勇往直前之氣不足

遂有南陽 且無言不能勝也即使子有克敵制勝之術一戰而

狀且不可 狀于理亦且不可益事有利害亦有是非殃民之說

方也 千里 之地 侍諸侯 謂朝 也 慎子勃狀不悅曰 勃狀不悅者曰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問而備其宴 百里 之外 國 典 也而夫子故以為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

籍 常典之簿籍藏諸宗廟者 孟 子 曰 吾明告 天子之地方千里 蓋可喜者勝齊之功而不可

封 齊 成王念其夾輔 地非不 不足以待諸侯 何以備之錫予之典何以充之而不足以待諸

足 指周家 儉百里 是止而 封 矣 諸侯之地方百里 所以守宗廟之典籍者取諸百里之

齊 成王念其鷹揚 亦對周 者而有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苟不百里則于祭祀會

誰曰不可 乃其封于魯 十田山川取方為之僅百里而封 地非

不足而儉于百里 當時大服盡入版圖地非不足以寵懿親也

古大封建之制如此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即以齊魯

其國之所取固不得儉于千里百里之中而制之所限亦不得

誰曰不可 乃其封于魯 十田山川取方為之僅百里而封 地非

五也五倍王者見明分作是起

子損也益增乎詰開徒取空

不待指南彼此指仁者有德

不為謂犯法通理損人殺人即死

君說便見慎引有委曲

當道指事言無殃指心志仁言無

殃民爭地之心地之心

今之意此章上二節著謀國復著其無益

于君重已上今指戰國良臣就富國

就竭民鄉道以所志仁以所財言

富指辟土樂是不道不

地二句樂仁之君

以亦不得以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而位太師其太公以鷹揚

功亦大矣即裂數百里而封誰曰不可乃其封

于齊也山川土田取方而為之亦僅百里而已

地非不足也而元勳而厚錫也蓋既足以宗宗○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廟之典籍即齊魯之初亦如此○今魯方百里者五

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而位太師其

功亦大矣

于齊也

地非不足也而

元勳而厚錫也

蓋既足以宗宗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今魯方百里者五

夫百里之

廟之典籍

即齊魯之初亦如此



句是要與國和好相良臣就  
兵上民賦就殃強戰指約與  
稱之民賦民言強戰國二句

多取括克民財君不鄉道不志于仁  
而謂之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  
而臣不能引之以當道志  
是富桀也

由道行也俗以所尚言變  
是謂賦雖與言得天一朝言  
收圖雖與下易一朝言

君惡日甚而民益不  
我命矣非民賊而何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  
今之所謂良

速其  
白圭章此章言什一而後乃  
不可以私意輕重首節是白  
主欲輕稅中五節是孟子明  
輕稅之不可行末節明  
示以中制之不可易也

今之俗以取天下乎朕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剝民之  
財以為富殘民之命以為強其道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  
非先王之正俗也若率由今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  
雖與

白圭周未魏文侯時人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  
積致何如內有以為道即二  
室一之貉北方夷狄貉道要見  
道貉之固名貉道不可  
行于中  
國意

之天下雖或與之天下而無待于不能一朝居也  
強取若是乎其甚易也  
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且隨至矣安能以一朝居哉  
而况乎未必得天下也朕則有臣若此非但賊其民而亦賊其  
君者也今之君乃不亟圖而  
信用之吾不知其所終矣

萬室言人繁喻一人陶言制  
器甚  
少喻二陶是為瓦  
十取一陶器之人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昔周人有白圭者以儉管致富  
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乃言于孟  
子曰古之稅法皆十分取一吾以為取之民者太重恐民不能  
堪也茲欲于二十分中而取一分要使上不困于輕費下不古  
于輸將夫子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孟子曰治國必有正夫  
以為何如  
所以經國哉子之二十取一之道乃北方貉狄之道也  
○萬室  
中國之道不可以治貉猶貉狄之道不可治中國也

惟黍生地地所出有限黍五  
寒阜熱北方地寒故  
不生五穀惟黍生之無城郭  
以下見貉所川易足不必多  
取無城郭句是無土木之費  
宗廟句是無祭祀之費無諸  
候句是無交際之費無百官

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試舉類言之夫國之必資于賦猶器之必  
資于陶假于萬室之國稠密而殷繁使一  
人作瓦器以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曰是蓋有所不可用器  
者萬家而制器者一人則所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  
孟子曰子知一人

以是無祿... 故以下所費登于仲夏乃生乎其地是則地之所出者已不可多取矣... 無

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其地僻遠而邊荒不必有墉堞之守... 無

去人倫... 指無君臣祭祀交祭... 水旱不必有棟宇之安無宮室而構造之費省焉其性肯本忘

無君... 指無君臣祭祀交祭... 親不必有三昭三穆禴禘禮祀蒸嘗無宗廟祭祀之禮取蒙蒸犧牲

倫君... 指無君臣祭祀交祭... 且其俗簡便易無百官有... 故二十取一而足

為國... 指無君臣祭祀交祭... 且其俗簡便易無百官有... 故二十取一而足

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 吾就子

輕... 指什一... 大貉... 指什一... 小貉... 指什一... 架... 指什一... 况無君子乎... 况以中國

丹之章... 首節分上白圭自負... 斤其治水之為過... 于貉而... 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 亦同歸

丹... 指其治水之為過... 愈... 指其治水之為過... 架也... 指其治水之為過... 大架小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昔白圭為當時諸侯築防壅水注... 于他國乃自誇其能曰古稱善治

**逆行**謂水不  
**逢**澗洞無涯  
以隣國為  
壑上見之  
**洪水**是夫即禹  
時之洪水  
**惡**惡其過  
害民過  
水言

**不亮章**此見亮為  
作事之本  
**亮**見之定而存必  
為之志為亮  
執守之堅  
固之操  
**惡**是  
為執  
惡何

**樂正章**此見為政貴好善之  
量首節是孟子喜樂  
正子為政強乎至好善言其  
好善所以喜其為政好善足  
至未言好善所  
以易于為政  
**欲使**是將狀  
為政之柄  
**喜**  
喜其道強是于政  
之得行強有也常  
**智慮**是于  
尚多聞是于政  
謀多聞能通達  
**狀則**承上強  
否子以心之虛  
來好量之宏詭  
**善**有才德  
平有疑其不  
足為政意

水者必曰禹狀禹之治水必俟四載必待八年亦勞且久矣乃  
再則隄防一築而氾濫即除因遂不被其害其治水蓋愈于禹  
焉  
**○孟子曰子過矣**孟子斥之曰神禹之功萬世永賴  
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禹之治水非私逞智迫成功而以隄防為事矣蓋  
而以水之道治水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惟其以水之道治水  
而行所無事者也  
下莫如海乃水之所歸也禹惟以四海為壑分眾流而使之無  
所壅遂合眾流而使之有所歸此禹得治水之道而仁人利民  
之功亦  
**今吾子以隣國為壑**今吾子曲為隄防因而注之他國  
夫矣  
利以病隣者亦已甚矣  
**○水逆行謂之洚水**夫以四海為壑則  
其視禹之治水何如也  
國為壑則水以逆而行矣水而至乎逆行則謂之  
洚水以其下流為壅塞而水因之以洚洞無涯也  
**洚水者洪水**  
也  
襄陵浩浩滔滔天之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是蓋下民以此昏  
仁人之所深惡而  
**吾子過矣**今吾子壅水以害隣國則洪水橫  
痛欲除之者也  
流固一洪水也隣國為壑又一洪

水也仁人惡洪水之害人而子顧喜洪水之害隣方  
且囂囂狀自以為愈于禹也吾子其有失言之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孟子示人實心以為應事之本曰心  
者事之宰君子惟心有定見而真信

夫正理之所在則于事有所執持而天下之事可立亮而能執  
者有之矣苟或于正理所在疑信相參而心有不亮則事至物  
來無所執持將以為是而復以為非將以為否而復以為可  
且行且却乍作乍輟無以立事而成功矣甚矣人之當亮也

**曾欲使樂正子為政**曾欲使樂正子為政蓋將  
舉國之機務而盡聽之也  
**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孟子曰為政非易事樂正子而為政  
則可以勝其在矣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

**正子強乎曰否**公孫丑未得孟子喜之故問曰政在能任非強  
不可樂正子強毅有力乎曰其所長者不在強

**也**有知慮乎曰否問曰政在能謀非知慮不可正子有周知  
也  
**聞識乎曰否**問曰政在博通非聞不可正子果廣覽多  
聞識乎曰否問曰政在精詳之慮乎曰其所長者不在智慮也  
**○狀則**

**奚為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才不足則無以勝任而  
為政矣狀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其為人**

也  
**○其為人**

優天下 治天下有餘力而况尤易意

荷 是好善 輕 是易不以告 有樂

不好善 泛論人指善 訕 是

是顏色 是巨是止 示

居 是相聚于國 朝廷之上

照天 下言

也好善 孟子曰樂正子之小雖不足以當世之所尚乃其為人

○曰好善優于天下而况魯國乎 孟子曰善之

○夫苟好善 好善之優于天下者何善之

則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即四海之內皆

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 夫苟不好善則其人訕訕

色距人千里之外 但見訕訕狀之聲音誰復樂聽訕訕狀之

面諛之人至矣 夫君子小人相為消長善士既止于千里之外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 諛讒諂面諛

陳子章 此見君子之仕因所 遠引裏足不前是距人于千里之外

陳子 即陳 仕是出仕 就三 就 居處則所聞非善言所行非善政國事日非禍亂將作國欲治

迎 接待也非 致敬以心 有禮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疑孟子之難仕故曰不仕而

四書通宗

四書

四書

禮衰前意 **言弗行** 見有拂固亦仕矣所去三則君子亦不敬仕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

其 是次以道就之是答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其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其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其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去就之有三也如國君接遇之際內焉致極其敬以至外之禮文又有周旋之節陳之言則則就之則就之以行其道是行可之仕也 禮貌未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言未見諸施行也 迎之致敬以有

其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其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其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衰 是去就的禮衰

周之 指君 可受 指君子說有三意一則君

免死 因上飢 餓說來

舜發 此在四節上截上是 因决成敗之機細分之首二

節見聖賢之亨于困三節言 保于困末節則摠上四節而

示人以成 敗之定理

發 是顯其迹 畎 即耕 傳 其始耕于歷山為窮人子發跡則有畎畝之中

此困窮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而悔

既不能行其道又不能用其言也其待賢之禮既以衰矣使饑

餓於我土地 日敬之不周養之不繼使飢 吾其之也君之不能

也吾耻之過 周之亦可受也 于是致餓以周其困焉夫君之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數語仲有時由困而亨之意曰窮達有

其始耕于歷山為窮人子發跡則有畎畝之中 傳說舉于版

說 版築 傳說隱于腐靡築 築之間 豈惟舜之聖者為狀哉乃賢相則有若傅說輔弼殷宗 鹽梅亦相相之盛者也狀其始隱居傅岩高宗舉之則

膠鬲 販魚鹽 官相公舉以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膠鬲左右文考生殷末運臣之賢 者也狀其始身為商賈文王舉之

孫叔敖 孫叔敖舉于海 孫叔敖為楚令尹楚因以伯狀其始 舉之則于孫叔敖舉于海 孫叔敖為楚令尹楚因以伯狀其始

百里奚 百里奚舉于市 百里奚置晉救施顯名傳後狀其始混迹市 隱居海濱莊王舉之則海其登用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必先苦其心志 必先苦其心志 必先苦其心志 必先苦其心志

空乏其身 空乏其身 空乏其身 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 行拂亂其所為 行拂亂其所為 行拂亂其所為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是行拂不疎爽也

為拂所為 是行出事與心之 謀為相背戾不得

所以動心忍性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曾益其所不能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人恒過狀後能收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困於心衡于慮而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後作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色發于聲而後喻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是行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承上心動是

俱來

生是生憂患如苦心已如國者也所謂人恒過

危而名辱雖不安樂處順意

多術章此孟子自表其教人

下二句正地教之多術摠是

欲人曲休其教人無已之心

多術非一予之不屑不以爲

絕是亦教誨其心上

發于人之聲而眾訕羣訕而過于外矣朕後警悟起于挫辱

之後而咽朕通曉以有覺矣此其改過得之于人而有益于知

八則無法家拂士朕也至于國家亦有之

敵國外患者出而在外無敵國之侵陵

朕後知生于憂患合而

死于安樂也而其歸敗而陷于外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孟子勉人體教之意曰君子以道設教孰

同而君子教人之術亦異其間因人而施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委曲引翼期于有成亦多術而非一端矣

故予之教人也豈必言之所及而後爲教哉于人之或習爲不

善或習于異端或不誠于求教則以爲不繫而置之是不屑之

教誨也者則我固無所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朕拒而抑之正所

遠之正所以激而成之也使其人能有所感悟而退自省維焉

是亦吾教誨之而已矣蓋不屑教者迹而本欲教者心故有所

于不屑之教亦爲教焉教不多術也哉

